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一七〇回 公差訪拿賀重 五兇犯巧遇琉璃河

話說吳沛、徐忠二公差，自領施大人簽票，訪拿賀重五，在涿州城裡關外，直訪了一天，並無蹤影。吳沛忽然想起一個朋友來，望徐忠說道：「琉璃河，我有個朋友燕柏亭。咱二人何不去訪訪？」言罷直奔琉璃河而來。走不多時，到了琉璃河，進大街，登時來至燕柏亭門首。吳沛邁步上前，用手拍門。看官，這個燕柏亭，是個敗家子，專吃賭飯，愛交朋友。今日邀了幾個人，要擲骰子，聽見門外有人叫，慌忙出來觀看，原來是吳沛，同著一個伙計。柏亭說道：「二位仁兄，怎麼到這裡？有什麼事情？」吳沛說：「一點事情沒有，特到這裡討擾。」說著就叫徐忠與燕柏亭拉了拉手。這燕柏亭是交朋友的人，焉有拉了就放？隨即把二人，邀到飯鋪吃喝。吃畢，燕柏亭說：「二位老弟，咱們上家裡去喝茶吧！今日我邀了個小局兒，無人照應。」吳沛說：「很好，哥哥弄幾吊錢，我們也要耍。」二人說罷，哈哈大笑。

燕柏亭會了飯錢，三個人邁步，出了飯鋪，來到燕柏亭家門首，彼此謙讓了會子，進去。到了屋內，但見炕上鬧哄哄的，人們喚五叫六，骰子擲的亂響。吳沛、徐忠坐下，局家燕柏亭倒茶。二公差手拿茶杯，瞧著眾人賭門輸贏。燕柏亭說：「愚兄今年饑荒的了不得。自從新官上任斷賭，一向未幹這個舊營生。」三人說著話，喝茶已畢。觀瞧眾人，可擲了個熱鬧，推了來，抄了去。燕柏亭望著徐忠、吳沛說：「一點進錢的道兒無有，叫我怎麼過？天是冷了，連一件蓋面的衣裳也無有。昨日才邀了這幾個人，都是至親厚友；還有外來了一個朋友——聞說，他在攔把行中常混混。每人對拈，都是二〇吊擲一局。弄幾串，也好贖幾件衣裳出門。講不起托親賴友，搞這倚點子，先了清帳目，保住債主不上門。」且不說三人正談論閒話，忽聽炕上一人叫：「局家這裡來！」燕柏亭連忙站起，過去說：「怎樣？」那人說：「有錢無錢，我輸盡了。」燕柏亭瞧瞧，說聲：「張四爺，贏了麼？把你這錢，先兌出〇吊來。」只見張四爺意思不肯。燕柏亭說：「不怕，結局的時候，望我要錢就是了。」那人說：「燕大哥，不必借他的，煩人往北門外王六店內，就說我說的：『把錢取來！』再賭不遲。」燕柏亭帶笑開言說：「老叔，何必如此？使著四哥這〇吊。都是自己，不是外人，他府上住在涿州東門，算來都是鄉親。」說著話，連忙伸手將錢推給了那人〇吊。二人復又下注，重新另擲；局家轉身下炕，眼望吳沛開言說：「老弟辛苦一趟，北門王六合你可不隔手。見了王六，把事說明：就說賀老叔叫你取錢去咧。難道王六還不放心麼？告訴他：我在這裡消閒解悶呢，必須多要個幾吊來。」

吳沛聞聽，心中一動，暗說道：「我們奉差事來拿賀重五，正是明月蘆花無處尋。賀老敘這三個字，倒有些緣故，又是本州人，正想找他；等我到王六店內，仔細搜尋，搜尋回來，莫管他是與不是，拿去見州尊，且搪一搪差役。」吳沛想到此處，離了坐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望徐忠使個眼色。二公差到了外邊，商議已定，又把燕柏亭叫到外邊，細細問了一遍：果然姓賀，又在涿州本地居住。二人聞聽，滿心歡喜。吳沛說：「待我到王六店內，再打聽打聽，你可千萬別離左右！」徐忠聞聽吳沛之言，口中答應說：「大哥快去快回來，這件事交給給我罷。」

吳沛出門，竟奔琉璃河北門。來到王六店門口，天色將晚，走進店中。店家王六正在院裡呢，抬頭看見吳沛，開言說：「吳二兄弟麼？到此何事？」吳沛說：「六哥，跟我到屋裡，咱好說話。」王六答應，一同進屋坐下。王六說：「老兄弟，有什麼事來呢？」吳沛說：「有個人叫我來取錢來咧。」王六說：「誰呀？」吳沛說：「你們這裡住著的賀老叔啊。」王六說：「怎樣阿？」吳沛說：「他在燕大哥那裡要錢呢，把拿去的錢輸光了，又叫我給他來拿咧。」店家說：「是了。他這幾吊錢，趕早起晚，全都卸在這裡，他才走咧！」吳沛說：「我瞧那位朋友，很是朋友，他合咱這裡誰家有親？為何常在這裡住著呢？」

王六說：「老二，你不認的他麼？他是你們本州裡人，名字叫賀重五。攔把行裡是個想錢的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幹。不住的常進彰儀門，來回都在咱這裡住，所以我認識他。也不知道他哪裡弄來了幾〇吊錢，早晚花盡了，他才安心呢！這話就有〇幾天了，還同著一個人，來在我這店裡，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早晨，兩個人同著出去，說往西鄉里探親去。那日不過晌午時候，賀重五自己回來，我向他那一個人呢！他說在親戚家住下了。」吳沛連忙追問：「那人有多大年紀呀？」王六說：「不過二〇多歲。」吳沛點頭也不問了。說：「六哥，他這裡還有多少錢哪？給他拿了去罷！」王六說：「還有〇幾吊。他還該我的店錢呢，先給他拿個七八吊去罷！」吳沛說：「就是罷！」就勢合王六要了個錢搭子，裝上了京錢八吊，告辭王六，扛著錢出了店，直撲燕柏亭家。

吳沛走到離燕柏亭家不遠，路東有酒鋪，進去要壺酒。喝完了酒，會了錢，眼望酒家開言說：「借光，我這裡有八吊錢，暫且寄存，回來就取。」酒家答應說：「這有何妨。」吳沛交待清楚，來到燕柏亭的門首，一直走將進去。燕柏亭連忙站起說：「二兄弟回來了麼？」吳沛說：「回來了。」燕柏亭說：「取的那錢呢？」吳沛回道：「店家不給。」燕柏亭說：「王六哥是個仔細人，處處小心。就是取了錢來，也用不著咧！賀老叔這會子又贏了。」吳沛聞聽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往前走了兩步，將燕柏亭衣裳一拉，又遞了個眼色。燕柏亭不知何故，只得在後跟隨吳沛往外走；那一邊的徐忠也跟著出來。三個人一齊出了大門。吳沛說：「大哥，我有件事要討教。」燕柏亭說：「老二有話只管直說，何必又鬧客套呢？」吳沛說：「就是那個姓賀的，你可能知道麼？如今他現有一件事情，我們哥倆奉差來拿他。」燕柏亭聞聽吃驚，暗說：「我的佛爺！不是玩的，算了罷，算了罷！」吳沛說：「大哥不用怕，橫豎不連累你。你先把局收一收兒，我們好動手拿人。」燕柏亭答應，連忙回到房中，眼望眾人說：「咱們先歇歇罷！喝盅酒再擲。」說著把骰子盆全都拿開咧。內中這贏的自然歡喜，輸了的就有些不如意，說：「大哥，才擲的好好的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燕柏亭暗使了個眼色，眾人不解其意。

只見賀重五說：「你們等等兒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就往外走。吳沛怎肯容情，一努嘴，徐忠把門堵住，吳沛早就掏出鎖來，預備在手內，往前走了幾步，來到跟前說：「老叔，你且站站兒。」說著嘩啷一聲，套在凶徒脖項之上。賀重五說：「來抓賭？是大家都有，怎麼單鎖我呢？」吳沛說：「賀老弟，你作夢呢！鎖你不為賭博，先把你自已事情擺，開清楚，然後再說賭。」眼望徐忠說：「別的親友，放他們走罷！」眾人聞聽全都散了。賀重五心中有病，一見這個光景，顏色都嚇變了，眼望著燕柏亭說：「大哥，他們二位，也不知有什麼事情把我鎖上，到底也說明白，我好跟他二位去。那裡不是交朋友呢？何必如此？」燕柏亭聞聽，把吳沛拉住說：「老二，你且站住。別人都散盡了，這裡沒外人，賀老叔他既犯了官事，作朋友的人，他還走得了麼？依我說，且坐下有話再講。」吳沛聞聽，只得入座。賀重五說：「尊駕貴姓？」吳沛說：「姓吳哇！」賀重五說：「那一位呢？」徐忠說：「姓徐呀！」賀重五說：「吳大爺，你方才說：我自己的事情擺弄清楚。這話是你說呀！我賀老叔一生就是吃喝嫖賭，耍樂交友，沒有同人家揪過紐絆；罪誤官司，沒有我。我又有什麼事呢？你別錯上了門罷？你再想想罷！」吳沛聽得冷笑說：「賀老叔要問什麼事，我們全不管。簽票上犯人名字賀重五，我們只知道奉差拿人。見了官你再辯去罷！」賀重五說：「真是奇怪，我在這裡等著朋友，耍錢解解悶兒，硬說我犯事咧！」燕柏亭拉著吳沛說：「咱們到外頭，有句話說說罷。」二人來到外面，燕柏亭說：「二兄弟，他的事情若不要緊，咱們想兩個錢兒，叫他去罷。」吳沛說：「我的爺，可不是玩的，敢私放他麼？這個人打著燈籠都找不著。」

燕柏亭估量不中用，再者，一個官司，誰肯多事？這才一同吳沛回到房中說：「賀老叔，你既無事，怕什麼？跟隨他們走一趟就是咧。」賀老叔見這光景，不去不成，說：「就是罷。」吳沛把八吊錢從酒鋪取來；賀重五打點已畢，辭了燕柏亭，跟著二差竟奔涿州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